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鄘

柏舟

髮彼兩髦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說文無髮字引詩作統彼兩髮統字註云冕冠塞耳
者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髮非是然則統狀下垂髦似
之故曰兩髦之兒儀禮既夕篇云既殯主人脫髦註
云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
髻其制未聞正義謂傳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

未聞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云爾此詩箋引內則拂髦不言未聞蓋以毛傳爲然說文髡云髮至眉也亦作髡與毛傳合許在鄭前鄭註經亦嘗引說文註記時偶有不照耳

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按爾疋釋詁敵匹也特與敵音義同秦風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義亦當作匹敵說文敵仇也仇亦訓匹特乃牛名說文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犝禮王制一犝一禘穀梁傳犝言同時是也犝與直同玉藻鹿辟豹犝註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然註云相

當值也則義亦與匹敵同

牆有茨

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春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云云宣姜以齊女配伋宣公要之公卒齊人豈肯使其女再爲淫僻之事昭伯衛之公子何至齊人使之不可何至又強之生子五人非一乳可畢卽使孿生亦須三載身爲國母而年年生子豈有不棄之平林隘巷而公然舉之舉之矣四方流布

而宋許兩國又何肯以其女爲夫人也且烝是昭伯生是宣姜此五人者將以爲昭伯子乎爲宣姜子乎種種誣妄實難據信服虔以昭伯爲長庶爲伋之兄而史記衛世家則以伋爲宣公夫人夷姜之太子而昭伯黔牟皆其母弟初不言昭伯有烝于宣姜之事今以此詩觀之宣姜當日微有醜聲但事屬曖昧故詩人不欲宣露恐適足爲君之醜也序詩者據所傳聞以公子頑實之而生子事不敢筆之于書亦謂戴公文公自是昭伯子也其見勝左氏遠矣

中葍之言傳中葍內葍也中與內一耳而傳云然者說

文葦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書梁共王傳云聽聞
中葦之言應劭曰中葦材葦在堂中顏註曰舍之交
積材木蓋闔內隱奧之處毛意蓋指闔內之地言箋
云內葦之言謂宮中所葦成頑與夫人淫僻之語箋
云葦成則讀葦如構傳箋不同正義一之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正義未釋讀之所
以爲抽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籀籀讀也从竹
搯聲搯卽古抽字按說文籀讀書也如師古說是傳
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
爲審此傳必不仍訓爲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

直以讀作抽由聲之字如軸舳舳抽皆直六切此抽亦如之論語曰與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文繹抽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謂其言不可抽繹而次述之耳文選陸機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李善註引方言曰乙抽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強其出乙乙也乙訓抽亦爲出故箋以出申抽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

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
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周
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
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
祭祀禮註不言副是編髮爲之註禮時未見毛傳此
箋不易傳蓋以毛說爲然也傳云笄衡笄追師云追
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
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
卷髮者宋人因鄭此註衡笄分釋遂謂鄭衡笄爲二

物毛衡筭爲一物近人又以毛傳衡筭不過因追師成文當以二物爲是又以此詩正義引鄭註惟祭服有衡筭添一筭字刪去筭卷髮者一句爲非愚謂鄭雖衡筭分釋未嘗以爲二物觀此傳衡筭箋不破之其意可見正義不詳辨禮註與毛不殊是其疏畧而引註作惟祭服有衡筭未可厚非也追師賈公彥釋註曰云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筭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據此則鄭言后與王同用玉非謂衡與筭皆用玉也又曰云惟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差別則衡

笄惟施于翟衣取

此字鞠衣

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

年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紕並據男子

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

惟祭服有衡也又曰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

紃懸瑱者傳云衡紃紕紕與衡連明言紃爲衡設矣

笄旣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旣垂之而又

得爲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

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紃

懸瑱也如賈疏言笄以橫施爲衡笄笄之垂者爲衡

衡下以紃懸瑱極爲明晰故言衡卽有笄賈云衡笄

惟施于翟衣此詩正義云惟祭服有衡筭皆知鄭註
言衡卽是衡筭也賈疏又曰云筭卷髮者鄭註喪服
小記亦云筭帶所以自卷持如賈疏言則衡筭有帶
以卷持頭上之髮鄭言筭亦卽衡筭也蓋筭有二一
內則纏筭韜髮畢以筭約之卽簪也一衡筭施于副
上言衡言筭言衡筭實卽一物故此箋不破傳也
鄭司農釋衡筭云衡維持冠者引春秋傳衡紘紘紘
以說之更不釋筭字可知衡卽爲筭康成云筭卷髮
者卷與維持一也可知筭卽是衡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正義謂以象骨飾服

按副笄六珈傳云笄飾之最盛此句是字正指上文故傳云所以爲飾象與祿同說文云祿飾也玉篇云祿首飾也然則象服卽謂副笄六珈及所配之褱褱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如是何謂不善乎序言衛夫人淫亂箋以宣公夫人惠公母實之毛傳無是也正義述毛云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恐非毛意

玼兮玼兮釋文引說文云新色鮮也新臺有泚釋文云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兩引皆作新色不應皆誤今

本說文玼云玉色鮮也豈說文本作玉新色鮮歟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按王后服有三翟禕

衣亦禕狄褕翟闕翟也傳但舉褕闕不舉禕衣者以上

章言副卽有禕衣記云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葛覃傳

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

君子是也禕衣祭服之最盛者已包在象服句中故

不復舉說文云禕謂畫袍褕翟羽飾衣也與毛傳合

然則三翟毛以禕衣爲畫衣褕闕爲羽飾衣傳意明

甚下章展衣正義推毛意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禕

衣亦羽飾衣禕衣以翬鳥羽褕翟以翟鳥羽闕翟次

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關少耳褕關用搖羽傳意或如此褱衣用翟羽未必然也鄭註司服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而象服是宜箋但云褕翟關翟者因司服之文褱衣不稱翟此經亦但言翟故舉二翟明之順經爲解耳正義于此等處都無發明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展字誤禮記作禮衣正義曰以衣服之字宜从衣故也又周禮司服展衣註云字當作禮禮之言亶亶誠也按說文褱丹穀衣也與毛傳合字本从衣展轉也二字各別

豈毛傳詩時字作褻後誤爲展乎然不應禮詩皆誤
殆二字古本相通如鄭言則漢時又有禮字而說文
無之玉篇云禮與褻同然則禮爲褻之或體說文褻
字下偶失註或刊說文者誤脫也

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絺絺之蹙蹙者展
衣夏則裏衣縹絺正義曰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絺
而云蒙彼縹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縹絺作者
因舉時事而言故云是繼絆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
衣縹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按釋文冬衣云
於旣反著也下裏衣同則裏云如字舊音吏如釋文

則箋原作冬衣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極爲明順如今
正義本則展衣二字爲不詞故孔以衣展衣者述之
然究未若釋文之當也俗本云冬衣展衣無夏則裏
衣縹緜六字誠誤若如釋文本本孔亦當從之矣

邦之媛兮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
助也按媛與援同說文媛云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
从爰爰引也詩曰邦之媛兮是媛本訓援釋文云媛
韓詩作援云取也取音爾正郭註云所以結好媛釋
文本作好援註云援音媛本今作媛是媛援本通正
義云毛爲援助君子鄭爲邦人依倚爲援助夫可以

援助君子則亦爲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矣似無庸強爲分別

桑中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正義曰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孔引此殆以桑間卽桑中也序出于子夏傳至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而獻王又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

樂記則其政散其民流實用序說衛于宣惠之世卽如此一傳至懿公爲狄所滅左氏春秋傳稱衛滅時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所謂民流者已驗據以說此經似得之矣然鄭註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乎此水出也又云桑間在濮陽南漢濮陽爲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及山東曹州府屬濮州地春秋時在河之南此詩當宣惠之世衛尙在河北桑中當在淇水左右雖地皆有桑而淇濮不可混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釋文云鶉鶉鳥殊混說文雒雜屬雜雒屬爾
疋釋鳥鴛鴦母郭註曰鶉也青州呼鶉母邢疏云田
鼠所化者也釋鳥又云鶉鶉其雄鶉牝痺郭註曰鶉
鶉屬邢疏云鶉舊云蝦蟇所化者也說文爾疋二鳥
別矣玉篇鶉云鶉鶉也鶉云鶉也顧野王混而同之
釋文遂承其誤

奔奔禮記表記引作賁賁按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
奔亦賁字易賁卦黃頤周易註作奔奔本以賁得聲
故二字通左傳鶉之賁賁與焯軍奔協詩白駒賁然
來思徐音奔今說文賁徐音彼義切非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工之時以秣較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正義泥城楚邱之文因謂作宮室亦

在正月故曲爲之說攷之春秋僖二年無閏正月而
閏乃在元年十一月以元年經書壬午公子友帥師
敗莒師于鄆爲十月之十三日書丁巳夫人氏之喪
至自齊爲十二月之十九日上下合校而得十一月
大己亥朔戊辰晦閏十一月大己巳朔戊戌晦僖五
年正義亦曰杜長秣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十
二月也元年閏十一月則小雪在十二月初大雪在
十二月中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正月猶興土功是爲
不時經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意實爲此但城在正
月而文公之營建宮室則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

昏中而小雪之時蓋文公在漕使人往營齊桓聞之
乃合諸侯于次年正月城之耳閔二年左傳曰衛文
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
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傳于此預表元
年則營建之事已隱括于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八字
之中杜元凱註云文公于此年冬立元年下亦當註
云文公于此年作楚宮乃合事實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正義曰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
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又云定本椅梓
屬無桐字于理是也如正義則所據本毛傳云椅桐

梓屬後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如原本

卜云其吉箋山川能說釋文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按述古文作術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註引韓詩日報我不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註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間有溝遂小溝也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皆當讀始銳切碩人

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所謂同者同于說也是亦讀禴爲始銳切也但碩人箋之禴本當作稅說文禴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禴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从衣兌聲是贈人衣被曰稅稅與說皆以兌爲聲故鄭云讀宜同矣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按惠校相臺岳氏註疏本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影宋本釋文引韓詩云星晴也精字疑誤當以晴爲是韓詩殆以星卽晴非訓星爲晴也晴說文作甞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

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如說文雨而夜除
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明矣

說于桑田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
欲往爲詞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說字毛無
傳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釋文云本或作稅又作
脫同始銳反舍也此詩釋文云說于毛始銳反舍也
鄭如字詞說陸蓋依甘棠傳爲解也正義述經云汝
于雨止星見當爲早駕當乘之往詞說于桑田之野
以教民之稼穡合毛鄭而一之謂毛無傳故以箋述
碩人說于農郊毛亦無傳正義別而述之且云毛于

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而此詩不別何也

駮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傳嫌七尺而牝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言駮卽有牡在內正義曰七尺曰駮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按釋文同定本亦云六尺以上說文云六尺爲驕七尺爲駮八尺爲龍無以上二字今毛云六尺以上則仍是駮也周官庾人註引爾雅云駮牝驪牡元駒曩驂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蓋依檀弓註引爾正義牝驪牡元絕句謂駮馬中牝驪色牡元色是駮中有

牝有牡也爾疋駮牝驪牡絕句郭註引此詩說文駮
字下亦引詩曰駮牝驪牡爾疋本釋此詩則驪牡二
字是釋駮牝亦言駮牝中有牡也箋以邦國六閑馬
四種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三千已踰禮制特文公徙
而能富故國人美之毛意則不必然矣序言百姓說
之國家殷富自應兼君民言則國馬公馬俱有也國
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公馬以三百乘計之得千二百
匹實二千四百九十六匹舉成數而云三千必知毛
意如此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
經言說駕桑田適當春暮傳言牝馬則國馬公馬俱

游牝可知詩人見君民之馬俱放桑田之野阡陌成羣因極歎其畜產之蕃庶耳

僖二年城楚邱齊桓合諸侯城之也而此序云文公遷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然則齊桓當日雖合諸侯城之以封衛爲主未畢功而卽去城杞有闕卽其明徵直至文公遷後始自城之役不以時又爲德不卒故經譏焉子夏親承聖意特于此序著之紀其實也木瓜美桓也序亦但言救而封之不及城楚邱事序于此等處實足與春秋相發明

蝦蟇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經皆刺奔而序言止奔者由國人恥其事而
自止故序推本文公能化其民韓詩序云刺奔女也
猶是依經爲說不及此序遠矣此與定之方中相鼠
干旄序皆明著文公當年崇教化尙廉恥幾無異二
南計文公元年下至秦始皇六年取朝歌徒衛君角
于野王傳世有國四百一十年皆此數詩基之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傳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釋文云爾疋作蝮蝮
音同爾雅云蝮蝮謂之雩蝮蝮虹也郭註云俗名爲

美人虹江東呼零釋文云竦詩作東是詩爲蝦東雅
爲蟠竦郭註不引此詩殆謂詩雅各別正義謂字雖
異而音實同良是爾正邢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
純陰純陽則虹不見按說文蜺云籀文虹从申申電
也電云陰陽激耀也據此則陰陽交而爲虹過則激
而爲電故虹从電夫婦一陰陽也過禮則象應于天
而色盛如電理有不誣者說文又云霓屈虹青赤或
白色陰氣也然則屈曲如弓者爲霓申垂如大電者
爲虹黃帝母附寶夢大電繞北斗樞而生黃帝大電
卽虹也

相鼠

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按箋云云則傳儀字非威儀也說文云儀度也度卽法度書曰欲敗度縱敗禮無禮儀猶無禮度也傳合末章無禮而以闇昧之行總釋之據行事言也箋易爲威儀則止作容儀解正義述經禮儀威儀混而一之

干旄

在浚之郊傳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

外曰野畧爾疋之文按周官載師王畿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自百里至二百里爲甸地亦名爲州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亦名家邑大夫之采地也亦名爲野鄭司農註引司馬法三百里爲野是也自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地亦名小都卿之采地也自四百里至五百里爲甸地亦名大都公之采地及王子弟所食邑也而遂人掌邦之野鄭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則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統稱野也傳言郊外曰野當如遂人據縣地言縣爲卿之采地卿亦大夫故傳謂世其官邑縣亦爲都故

下二章傳言下邑曰都城都城也正義謂約爾正之
文殆誤

載馳

序思歸言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正義曰諸侯夫
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
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已志也定本集註
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如正義云云正用
有字校書者據定本集註改作又也按古有又通說
文有从月又聲周毀敦云有婚于我家汝又惟小子
有書作又又書作有是古有無之有義兼又又字依

說文乃左右之右此序以有字爲當未可以爲非也
春秋文十三年左傳鄭子家襄十九年左傳穆叔俱
賦載馳之四章服註以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
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于外以下
別數爲四章正義謂其無所案據是矣而謂杜註并
賦四章以下爲然非也杜于文十三年註云四章以
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傳意若然則當
云賦四章以卒如襄二十年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
以卒之例今云四章難言杜註之是矣況襄十九年
註云四章日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

大國以自救助又以五章爲四章是杜氏且不能守其前說也愚按杜註兩岐皆以義取控于大國致有此失不知子家穆叔各賦四章特取采蠶療疾之意初非并賦五章也服虛立首章杜以五章爲四章俱不可從

視爾不臧箋爾女女許人也卒章百爾所思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此鄭以爾當作女故云然說文爾云麗爾猶靡麗也从口从彡其孔彡彡聲此與爽同意彡云詞之必然也从入八八象氣之分散汝云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女云婦人也女

我之女當作女汝爾皆假借也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
箋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傳箋義別正義
合而述之又釋箋云于時十二月也艸木已枯野無
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
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于三月四月
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按此
是箋義觀鄭答趙商且及城楚邱則夫人思歸誠不
必定于閔二年十二月矣傳義以經云言至于漕又
云控于大國誰因誰極尙未有齊桓救衛之事序亦

但言露于漕邑則是閔二年十二月事月令仲秋勸
民種麥說文云麥秋種厚糞金玉而生火玉而死周
十月種麥至十二月麥亦生矣傳云方盛長箋云未
收刈較然有別未可牽合也

毛詩細義卷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衛

淇奧

綠竹猗猗釋文云韓詩作漭音徒沃反云漭篇筑也按說文漭水篇筑也筑云篇筑也二字異此艸生淇水之奧則是水篇筑經字當从韓詩作漭

有匪君子傳匪文章兒釋文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文章兒如正義云云不言匪與斐通則正義本正作斐字校

書者依釋文本而改之耳

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璵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

以石正義曰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

說

駢侯用瓚伯用將

說文

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

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襍

也案說文玉部瓚云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

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駢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埴玉

石半相埴也雖許鄭說殊而自天子下則皆玉石並

用鄘風諸侯夫人經言玉璵是表其玉此詩武公侯

爵經言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襍者良是但傳

諸侯二字非指侯爵當兼內外五等諸侯言之也說
詳齊風著篇釋文云琇說文作瑋弋久反今說文徐
音息救切當從釋文

寬兮綽兮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于施
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
誤定本作仁按說文人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
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仁人也謂此
儿字是親愛人也禮中庸仁者人也鄭註云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
註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

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皆是說文儿字非人字也此
箋當作儿於施舍爲是俗本不誤

考槃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
堯塙之處也文選吳都賦長干延互註引韓詩註曰
地下而黃曰干按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
山間澗水也詩斯干傳云干澗也干澗音義同韓詩
亦與毛不別曰堯塙曰地下而黃釋韓詩者失之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釋
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

也逐與軸古今字異按軸迪俱从由得聲音同者義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爲韻也

碩人

衣錦褻衣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褻襜箋云褻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鄭以玉藻禪爲綱而中庸引此詩作綱故以褻爲禪衣正義釋傳但云襜亦禪而在上不釋褻字按說文襜云泉屬引此詩作襜又衣部褻云襜也詩曰衣錦褻衣示反古襜云衣蔽

前傳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桌屬之襜以蔽前而已
示反古也說文禪衣不重也綱急引也箋訓髮爲禪
則以單急之衣在途爲宜耳

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正義引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
頰而非頰當矣但傳之口輔當作輔說文輔云人頰
車也服虔左傳註云輔上頷車與牙相依則輔在口
內與牙舌相近說文輔頰也頰面旁也笑兒之美在
兩頰之旁故輔當作輔也

施鼠濺濺傳鼠魚罟濺濺施之水中按濺濺馬融云大
魚網目大豁豁也則釋鼠而已釋文引說文云凝流

也。胤施于水，水應彌散，何緣得凝？今本說文云：礙流也。河流盛大，亦非一胤之所能礙。韓詩云：流兒得之，蓋謂胤初落水，與水濺濺俱流也。得韓詩說而毛旨顯然矣。

氓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于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正義述毛云：君子則好樂于己，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于嗟而戒。已按序云：美反正刺淫泆也。毛以經上二章述氓誘女許之事至。

此章以桑起興發爲正論正是反正之詞故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無與云者經述婦人自戒非國之賢者刺此婦人正義以箋述毛誤矣正義曰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詞故知國之賢者刺婦見誘而戒之下章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正義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爲二三其行于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云云又作自相謂之詞前後矛盾自我徂爾以下亦當云賢者見其事而戒之乃合箋義

隰則有泮傳泮坡也正義日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

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云則傳是
陂字釋文云坡本亦作陂北皮反亦引澤陂詩傳校
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爲當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按說文引此詩作息息卽
怛之或體疑毛傳詩時經字作息息故毛以旦旦釋
之猶孟子云旦旦而伐也鄭箋詩時經字作旦旦則
毛爲未釋其義故箋釋之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
其懇惻款誠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傳

云小水之源明與恣彼泉水亦流于淇者別故箋申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己不見答箋言相爲左右而已深得毛意水經淇水篇註以美溝合馬溝水入淇者爲肥泉又曰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二溝非小水也以水所入爲左右非僅相左右而已也鄭氏辨編筮之非竹辨輿之非水名一遵舊說至此以泉源入淇又違毛鄭實不可从或謂淇泉左右鄭蓋以目驗知

之無論古今水道改流者多又安知毛鄭之非目驗耶

芄蘭

芄蘭之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正義述之亦同釋文作恒蔓于地云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蓋蔓卽是延當依釋文本無延字爲當

童子佩鞮傳鞮玦也能射御則帶鞮箋云鞮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正義云鄭以禮無以鞮爲玦者故易之爲沓按說文鞮云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从韋葉聲詩曰童子佩鞮許註與毛傳合鞮

之爲玦信矣玉篇鞞字註曰決也指杳也合玦杳而一之誤也

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爾疋釋言同徐仙民音胡甲反則甲狎音義同也是以韓詩作狎書多方因甲于內亂正義云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均與此傳合傳直讀甲爲狎非訓狎而已也

河廣

序下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曰左

傳云公子頑烝于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箋內文公之妹下有襄公之母四字校書者據定本而改之也當依原本爲是

一葦杭之傳渡也正義曰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孔據箋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爲此說序傳則不必然矣序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卽位之文則生而卽出夫人之思

其子殆無日而不然矣傳以渡訓杭殆指適宋渡河
史記年表宋桓公七年書取衛女文公弟二十二年
當魯閔公二年衛始渡河廬潛計中間十六年夫人
生襄公而出于衛尚在河北亦可此詩之作卽在其
時故傳指實而言渡也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柂之小此
刀宜爲舟船之小故曰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
也釋文云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如正
義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舠字今本說文舟部無之
蓋陽冰校說文刪去耳

伯兮

杲杲出日、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其雨怨朝陽、李善註、引此箋云、伯且、君子字、按上箋云、伯、君子字也、此箋今無如李所引句、殆李誤記上箋而益一且字耳、

焉得諼艸傳諼艸令人忘憂釋文云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蕩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正釋訓蕩字下釋文引此詩云焉得蕩艸毛傳云蕩艸令人善忘兩處陸俱作善忘

今本作忘憂非矣但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箋詩時已作忘憂故箋申之如此正義述傳則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艸合三說校之从正義作令人善忘憂爲得也玉篇蕨云令人善忘憂艸

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序不言何公之詩經內三言淇水則尙在河北也衛風十篇皆在武莊宣惠懿之世伯兮從王伐鄭有左傳可據竹竿思泉源淇水河廣思渡河向宋皆河淇間之衛木瓜序言有秋人之敗出處于漕雖詞兼懿戴實以懿

公殿之餘則序有明文編詩者特以此十篇爲朝歌之衛非無意也

木瓜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正義曰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按此說良是說文瓊赤玉也璇云瓊或从旋省徐鉉等曰今與璿同說文璿美玉也引春秋左氏傳璿弁玉纓璿卽瓊字弁以玉飾今云璿弁是許亦以瓊爲玉之美名也二章報之以瓊璿傳云璿美玉釋文云說文云美石正義曰下章傳云

瓊瑤美石與釋文相合今本說文瑤云玉之美者从玉畚聲引此詩與傳合而與釋文又異今就說文斷之自瑀字以下至瑤三十三字除琚字不言玉石餘皆石之次玉似玉不應瑤字又云玉之美者然則瑤爲美石釋文所引說文當不誤正義謂此傳爲美石當从之也

玉

黍離

彼黍離離釋文離如字說文作稿按今說文禾部無稿字玉篇力支切長沙云禾把也廣韻云長沙人謂禾

二把爲稿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稿字註引此詩陸乃得據以爲說也

此何人哉箋云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正義曰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按箋言何等人猶有不忍斥言之意故若爲不知也者君臣之義也正義易爲何物人則極口肆罵矣可謂失詞

君子干役

曷其有佞傳會也上章云曷至此云會至而會也釋文引韓詩云佞至也則與上曷至無別矣說文與毛傳

同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釋文作弋云本亦作杙按說文杙劉劉杙乃木名弋云槩也象折木衰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弋之从厂卽象雞棲之形傳字當从弋爾正亦作弋爾正又云檝謂之杙說文檝弋也檝杙之杙亦當作弋也桀爾正作櫟說文無櫟字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敖敖字傳無釋釋文云遊也陸殆以毛訓陶陶爲和樂則敖當是敖遊故訓遊耳箋云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如箋則敖

是舞位說文有兩敖字放部敖云出遊也出部敖云遊也樂記說武樂云且夫武始而北出此當是出部之敖言舞者依行列而出故字从出

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按申者楚之北門而周之南蔽也東遷之初勢已寢熾非復宣王蠻荆來威之時以國家大計言之申自所當屯戍惟不撫其民而役之則雖公亦見爲私矣經三章皆述民情故序言屯戍母家而周人怨思耳

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下章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正義曰所戍惟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按正義說似矣然尙未的史記秦本紀云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始皇本紀云生乎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索隱曰世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爲榮故姓趙氏是秦之稱趙以趙城爲榮非僅以同姓嬴也申呂齊許之先止有一呂三

國皆以呂爲榮說文呂魯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
呂之臣故封呂侯國語帝祚四岳國賜伯夷姓曰姜
氏曰有呂是呂卽伯夷之國後漢劉昭郡國志云汝
南郡新蔡縣有大呂亭故呂侯國也水經汝水篇酈
註曰汝水又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
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魯卿
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以奉叔度祀是
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吟史記宋忠註
曰蔡侯胡徙新
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又下文青陂云陂東對大呂
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南有荆蠻中呂姜姓矣如

鄭註中呂卽大呂亭說文郝云汝南上蔡亭鄭卽甫
呂之改號是上蔡下蔡俱呂侯國周初以其地封蔡
叔父子則呂當先徙于南陽水經洧水篇鄭註曰紫
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尙先祖爲四岳佐禹
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尙也徐
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太公封齊而稱呂尙是齊
以呂爲榮也此南陽之呂後并于楚春秋成七年左
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卽此史記鄭世家云
鄭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鄭音許公許靈公也說文云
蔡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

許許沖上說文解字書云太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
于許世祚遺靈許于周初分封而呂叔稱呂是許亦
以呂爲榮也崧高爲申伯而作其詩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箋謂甫卽訓夏贖刑之甫侯當宣王時而遠
舉穆王時甫侯以相況是申亦以呂爲榮也此經言
戊申本其始封當日呂書孔安國傳呂侯後爲甫侯
故曰甫也許卽甫侯所封故又曰許傳于申曰姜姓
國于甫許但曰諸姜不言國傳意直以甫許爲申非
僅借言之而已

不流束蒲傳蒲艸也箋云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

蒲艸之聲不與戊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按許本作鄒說文从邑無聲說文森豐也从林奮或說規模字从大冊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冊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無按此卽有無之無李陽冰謂不當加亾作森則李本說文亾部無森字矣而徐氏非之謂森不加亾何以得爲有無之無因于亾部增森字而于林部森字橫加文甫切作庶艸蕃庶之庶非也無聲與蒲自協不必疑也

中谷有藿

曠其乾矣傳曠蔡克陸艸生于谷中傷於水正義說文

云曠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曠乎火

今正義本作說
莫曠乎火

文云菸痿也然則由于死而至于乾燥以曠爲菸也
按正義經本作曠字故釋傳如此其實毛傳詩時經
曠字當作鴻說文鴻云水濡而乾也引詩曰鴻其乾
矣然則毛云菸者尙未至于乾燥仍有濡潤之意如
今俗語所謂潮矣說文訓與傳意爲近傳菸訓鴻非
訓曠也今本說文曠云乾也與正義所引亦異

兔爰

兔爰序言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
子不樂其生毛傳惟于首章云政有緩有急用心之

不均經旨不過如此至箋始以無爲爲軍役之事百
罹爲軍役之多憂百凶爲王構怨連禍之凶語皆曲
與序應傳箋不同正義乃合而述之

葛藟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以經言父母是以
王爲父母非與王爲兄弟也言我兄弟望王爲父母
今王無恩施于待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欲我謂
他人爲父母也箋云兄弟猶言族親顧序棄其九族
爲說正義述經傳箋不別豈謂鄭同于毛乎

在河之滑傳滑水隈也上二章澣澣傳與爾正說合釋

邱滑云夷上洒下不滑郭註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
爲滑不發聲也是郭以涯訓滑也說文澣澣滑俱訓
水厓此傳獨訓隤者說文隤崖也西京賦設切厓隤
註引說文曰隤厓也然則傳云水隤仍是厓義正義
引爾疋釋山重廡隤釋之義雖得通恐非傳意

采蒿

彼采蕭兮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依艸木疏以爲荻蒿
謂卽生民取蕭祭脂郊特牲藜蕭合馨香之蕭按傳
不言蕭爲何艸下泉苞蕭始云蕭蒿也亦不言是何
種蒿爾疋蒿類多矣蕭荻依說文郭璞註云卽蒿又

三言系等 卷四
紫之醜秋爲蒿郭璞註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
秋老成皆通名爲蒿邢疏謂紫蕭莪之類然則毛訓
蕭爲蒿尙是通名此傳並不訓蒿固不可以意爲說
也

大車

毳衣如菝傳菝騅也以下傳璜頰也例之騅言其色與
中谷有蕓傳騅也 不同彼騅亦作菝是言其艸也說
文引此詩作紉云帛騅色也騅當作騅說文騅云馬
蒼黑襟毛郭景純爾疋註云菝草色如騅在青白之
間騅色青白故許以訓紉毛以訓菝毳衣之色如之

也莢縹字異音義實通玉篇縹云今作莢縹是字通

之証也

釋言及註本作
騷正義引作騷

毳衣如璊傳璊頰也正義曰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
爲頰按今說文璊云玉頰色也从玉滿聲禾之赤苗
謂之麩言玉色如之而毛部璊字引此詩作毳衣如
璊云以毳爲縹色如麩故謂之璊麩禾之赤苗也从
毛滿聲如說文則璊璊俱取與麩同色又同音正義
引璊字之訓以釋傳自緣經字作璊卽如說文經字
作璊傳訓爲頰亦得釋文引說文云以毳爲縹不引
色如縹三句殆以璊璊異色耶

邱中有麻

彼畱之子傳邱中堯塙之處盡有麻麥艸木正義曰定本云邱中堯塙遠盡有麻麥艸木與俗本不同也如定本則塙下有遠字無之處二字堯塙遠殊不成句恐有訛脫孔已云與俗本不同作疏自當从之何以仍作堯塙之處也釋文云堯本亦作塹苦交反塙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从孫義而誤耳如釋文則定本當是堯遠之處然總不如堯塙之處爲妥也彼畱之子箋云畱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曰此章畱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畱氏之子教己是思

者與雷氏情親故云雷氏之子于思者則朋友之子
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
夫人之子亦此類也按子國爲子嗟之父則此之子
爲子嗟之子故箋于彼雷之子云邱中有李又雷氏
之子所治于此又云朋友之子箋意極明正義迂曲
甚矣